

深情叙事绽放信仰光芒

——话剧《深海》观后

■郑茂琦 阿昕

随时可能艇毁人亡。深潜试验能否成功，是整部剧最大的悬念。

已是花甲之年的总设计师黄旭华做出随舰下潜的决定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设计师这样做过。但作为共产党员，他要求自己必须冲锋在前，切近地感受核潜艇深潜过程的所有变化。当海水巨大的压力挤压着艇体，舱内陆续发出渐强的“咔嚓、咔嚓”响声，每一声都击打着观众的耳膜和心房，不由得替黄旭华和舰上人员捏一把汗。在核潜艇停留在某一潜深的间隙，观众跟随黄旭华的思绪，看到了他的人生来路。

少年时，在日寇的轰炸中，他亲身经历国破家亡，亲眼目睹同胞罹难。无学可上的他正如母亲所说“一下就长大成人”，觉醒“弱国就要任人宰割”的道理，转而投身制造飞机军舰保卫祖国的宏愿。从此，黄少强也有了新的名字——黄旭华，寓意“旭日东升，荣耀中华”。1958年，以具备二次核反击能力为目标的核潜艇工程启动了。新婚不久的黄旭华毅然携新婚妻子离开上海新居，开始了隐姓埋名、为中国核潜艇事业奋斗的人生。1960年，遭受事业重击的黄旭华又收到父亲去世的噩耗。他果断选择在核潜艇研制的紧要关头坚守在工作岗位，终于在1970年迎来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直至1988年，核潜艇深潜试验的前夜，黄旭华与妻子李世英话别，向她坦白自己的决定。

沿着编剧的慧心出发，剧作一方面重点还原了核潜艇研制中的核心事件及其历史进程，彰显黄旭华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展示了他的创新思想以及一心为国的纯洁精神世界，此为明线。另一方面又把笔墨宕开去，讲述黄旭华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母亲与妻子。两个人物形象共同代表了黄旭华一生所依赖的情感世界，此为暗线。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话剧最核心的矛盾——事业与家庭、忠与孝。黄旭华付出的不仅仅是年华与智慧，更有全部情感融而为一的赤诚。

三

值得注意的是，主创团队没有从

一般的概念出发，而是从审视生命的视角解读和诠释了黄旭华无悔而又留有遗憾的人生。那时，核潜艇工程是“天字第一号”绝密工程，有着严格的保密纪律。为了全心投入，黄旭华父丧不归；为了保密，他几乎断绝了与远在家乡的亲人之间的联系。那种有家难回的辛酸无时无刻不噬咬着黄旭华的心。

面对聚少离多的妻子李世英，黄旭华心中也常怀愧疚。在核潜艇深潜试验的前夜，他坐在办公桌前摊开笔记本，千头万绪无法诉诸“遗书”笔端。两个心灵最近的人在生死危险前周旋起来，他尽量淡化深潜试验的危险程度，她竭力引导他敞开心扉。当矛盾终于不可避免地摊开，仍然是妻子做了让步：“你首先应该告诉的人是我，是你的妻子，你可以选择勇敢甚至选择牺牲，可是你有家……你不能剥夺家人对你担心的权利。”那一刻，他全然明白了拥有大爱的妻子的心——从把黄旭华交予国家的那天起，她也随夫许国。临行前，他对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保证回来。这既是对亲人的承诺，也饱含着对祖国核潜艇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话剧的尾声，也是全剧的高潮，是黄旭华回乡探母的片段。可以想象，此时再温情的音乐，再深情的话语，也不足以表达黄旭华与母亲见面时欢喜与痛苦交织的复杂情感。一个鬓染秋霜，眼角光亮，疾步向前；一个满头白发，脸上爬满皱纹，望眼欲穿，弓背拄着拐杖，激动地一下下用拐杖杵着地。当阿妈明白儿子满心的思念和愧疚，她握着儿子的手说：“阿妈知道，你是在为国家做大事情，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都理解了。”黄旭华依偎在母亲的身边，从身上掏出一把当年离家时母亲送给他用作盘缠的银梳子。这时，阿妈终于忍不住流下泪水：“我就知道，三儿（黄旭华在家中排行老三）不会忘记我的……”阿妈拿起银梳子为儿子梳头，他们仿佛又回到黄旭华的少年时光。与其说这是黄旭华与家人的团圆，不如将它理解为是黄旭华与自己的和解。他终于以己之

力、尽己所能，兑现30年埋名谋一事的诺言；也终于得以转身体会一生迟到、暮年才来的天伦之乐。

这样的情节安排也使全剧萦绕着一种悲壮而崇高的悲剧美，既有为国奉献的慷慨，又有与核潜艇事业、为了国家，他可以流尽身体里的每一滴血液，随时付出自己的生命，但他永远不会减损对亲人一丝一毫的爱。该剧把黄旭华的甜与苦、笑与泪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坚毅而又深情的人物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才是立体可感的人。

《深海》的创作是成功的，用对国家的忠表现对家人深藏的爱。以无声表现无穷，黄旭华以身许国的一生始终充斥着默默无闻，而他成就的伟业是振聋发聩的；他对家人的感情是悄无声息的，亦如涓涓细流连绵不绝。大我与小我、大爱与小爱之间深刻而生动地在黄旭华身上辩证存在着，塑造着人性的光辉。

四

该剧自2020年6月首演以来，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尤其是该剧在题材内涵的拓展和人性深度的开掘上都取得了成功，反映了话剧艺术与时代同步、与现实呼应、与民族同心的艺术品格和精神追求。

此外，全剧始终闪耀着精神的光芒。黄旭华这一辈老科学家、工程师，他们是新中国军工事业的领导者、建设者和见证者，他们的故事生动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科技事业、军工事业的发展。正是通过这部话剧，观众能够更加系统地深入地了解 and 感受到这些老一辈科学家的成就、贡献、经历和品格，激励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爱国奉献、扎根奋斗。

“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背好，部队要出发，再见吧妈妈，再见吧妈妈。”剧中黄旭华与艇员在潜艇中，为了给大家鼓劲加油，一起合唱了这首经典歌曲。那歌声仿佛化为一束光，穿透了广袤的深海，照进了观众心底……

是要遵从一个“大事不虚”的一般原则，这里所有的细节必须言之有据。我试图以独特的构思解决这个难题，最终文本所呈现的这种“亦文亦史，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正是一种创新性叙事文本的质感。在这个独特的结构形式中，第一部《速写》与第二部《侧影》形成一种独特的复调叙事，这也是某种对位和同构，而《速写》中对“我们”这个给读者以代入感的人称使用，《侧影》为扩展更大历史时空所用的“缠绕式叙事”，亦是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原创性。

《乌江引》固然是长征史诗的一种解密，固然是个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史学界和文学界已有评价说，这是“对伟大长征精神的崭新书写”，而我也要呈现人在身心极限状态下迸发的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场生命力的“超常实验”。

行走在自己的队伍里，他们的身份不为人知。无尽的时光深处，依然有他们青春的身影。这也是一个关于寻找、关于记忆与身份的故事。我们党和军队的创始人，以及军委二局的领导人，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人物。以现代形式的长篇小说呈现这种史诗，在主题上我也力求有多维度的表达，以使作品有更为丰富的意蕴。比如，“人类记忆”亦是一个隐含的主题。那些破译者无疑都是记忆力超群的人，但工作性质要求他们要及时清除某些记忆信息，甚至会因用脑过度而失忆。而这个作品的另一个时空，令人执着寻访、打捞记忆的碎片，诸如此类的描写，共同构成这个有关记忆的主题。

拒绝遗忘，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历史洪流中的个体生命，我们理应以敬重。即便他们留下的只是一个尘封的侧影，也足可给予后来者以行动的勇气。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近年来，在波澜壮阔的时代跨越中，军旅文学涌现出众多优秀作家作品。军旅作家秉承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时代主旋律，聚焦中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实践；密切追踪改革强军的历史进程，重彩深描改革强军大潮对军队、军营和军人的影响和重塑；以前瞻深邃的思想、宏阔高远的视角、灵动飞扬的想象，描摹强军兴军新征程，塑造新时代高素质军人形象，展望军队现代化建设光明前景，汇聚起强国强军的磅礴力量。

伟大的时代造就英雄，伟大的时代需要英雄。英雄人物是新时代军旅文学创作的主角，军旅文学正是通过对英雄人物的典型塑造反映伟大的历史进程和广大官兵的精神风貌，传递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塑造英雄形象，彰显英雄事迹，体现英雄精神，传承英雄基因，赓续英雄的红色血脉，也成为创作主体自觉的审美和精神追求。

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中，一大批肩负时代重任的新时代强军英雄脱颖而出。英雄人物勇敢坚毅、踔厉奋发，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强军兴军做出了重大贡献，取得了突出成就。创作主体应深入部队，对反映社会历史重大事件的群体进行选择、概括和升华，最终形成具有本质性、概括力的典型英雄形象；通过讲述这些典型形象的典型故事，书写出荡气回肠、壮烈辉煌的新时代英雄史诗。

密切追踪时代与社会的变革，直面重大现实问题，描绘强军兴军壮阔图景，是近年来军旅文学的主要艺术追求和使命担当。军旅作家自觉坚守文学“轻骑兵”的写作理念，深入军旅生活的火热现场，以强大的写实能力，持续追踪、生动反映现实生活的宏大叙事；总揽全局也烛照细节，既有宏大叙述也有微观描写，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展现新时代的强军实践和强军风貌；将笔触延伸至军队、社会、国家变革转型的时代脉搏，塑造出具有改革勇气、责任担当和中国精神的新时代军人形象。

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使得军旅作家在关注改革强军进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风貌的同时，更加深深地介入部队日常生活，关照军人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位置、作用和命运。多部聚焦当下军旅生活、塑造年轻一代军人形象的军旅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广受好评，为英雄叙事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现实题材军旅文学创作亦斩获了新的视角和资源。军旅文学创作视点下沉，越来越多的作品聚焦军旅一线岗位上辛勤耕耘的奉献者；以丰沛的情感、生动的语言，塑造出形象饱满、气韵生动的军人形象；以富于美感和人情味的笔触，丰富了典型人物塑造的美学内涵。

这些作品的成功，离不开对一大批新时代青年英雄形象的生动塑造。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富有创造力、朝气和活力，充分体现了新时代青年军人的独特个性。书写这些当代英雄的青春故事，可以从一个重要的侧面生动而有力地展现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在这些作品中，创作者通过或诗性或灵动的语言，着重阐扬了人性光辉、英雄正气和精神之美。那一段段精彩生动的文字，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场场浴血鏖战的战斗，都让读者的心灵受到震撼和启迪。

英雄形象之所以具备巨大的冲击力和吸引力，是因为他们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崇高美”这一基本美学范畴。崇高美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通过文艺形态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也不是类型化的形象概念，而是人与文艺通

书写新时代英雄史诗

■张圆梦

过审美活动形成的巨大生命张力，达到一种至真至纯的心灵涤荡，从而油然而生崇高的责任与使命担当。这种崇高精神实质上是时代精神的折射，客观反映了波澜壮阔的强军兴军伟大事业。

这种崇高的英雄精神是真实而真切的，是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精神动力。新时代军旅文学无论是复现革命战争历史中的英雄传奇，还是塑造和平建设时期的英雄形象，都应该牢固树立国家立场，强化张扬民族集体记忆，彰显军旅文学对红色基因、时代精神的自觉传承与担当。

有什么样的精神，就有什么样的力量；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方向。英雄形象蕴藏着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代代相传的红色血脉，这是全民族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军旅文学必然要描绘英雄、崇尚英雄、成就英雄，弘扬优良传统、培育战斗文化，用英雄精神传承、锤炼人民军队的顽强作风、战斗血性。

以文学的方式聚焦中国梦、强军梦，尤其是近距离呈现强军兴军的历史性进程，无疑是当下军旅文学的重要责任与使命。进入新时代，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为军旅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军旅文学创作的思想观念与审美经验不断更新，也展现出了更加开放的视野和更加灵活多样的形式技巧，彰显了军旅文学强大的思想优势和不懈的创作活力。军旅作家秉承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持续传达主流价值观，努力弘扬时代主旋律，书写新时代的英雄史诗；聚焦改革强军实践，直面军旅现实生活，倾力塑造典型人物，传播正能量，生动描摹军队、军人和军营生活的崭新风貌，及时发出了嘹亮刚健的新时代军旅之音。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精神不仅切中了强军兴军和新军事革命的现实脉搏，强化了军旅文学的硬度和质感，同时也在广大官兵和普通读者中间产生凝聚人心的作用和不可估量的精神动力。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军民一家亲（雕塑，庆祝建军95周年全国美展暨第15届全国美展入选作品）
鲍海宁作

长征 第5571期

佳作快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近日，广东省话剧院精心打造的话剧《深海》于北京二七剧场上演。这部融汇了“硬核科技”的诚意之作，讲述以“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为实现我国国防科技发展从追赶超越，从零开始研制大国重器的故事。剧中，黄旭华那种震撼人心的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使观众看后心生感动与敬意。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剧中，黄旭华反复提到毛主席当年的这句壮语。这种磅礴伟力激发出的沸腾热血有如重锤，一锤又一锤地夯实着中国人民不畏霸权、自强不息的意志和精神。以黄旭华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凭借顽强的意志力和为国献身的精神战胜困难，从一点一滴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奠定了核潜艇研制的深厚技术基础。正是他们的努力，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送入深海。

二

话剧《深海》的叙事结构充满时空的交织感，1988年那次核潜艇300米极限深潜试验是全剧的核心事件。编剧以多时空叠化交织的结构方式和电影蒙太奇的手法，随着下潜深度的增加和情节紧张程度的加剧，别具匠心地摘撮黄旭华人生重要节点的回忆，有序地串联起黄旭华的人生经历。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这部人物传记体话剧，选取最具意味的感人段落进行解剖和提炼，形成戏剧的情感熔点，使一个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血肉丰满地立在舞台上，给观众以深深的感动。

所谓深潜，是指要下潜到设计极限深度300米，甚至更深。它不同于一般试验，深潜试验艇体会受到更大的压强，

拒绝遗忘：为了一种新的叙事

■ 庞贝

向黎明。这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是人类意志和智慧胜利。那些“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那些“特殊中的特殊”——军委二局的破译者，长征途中他们几乎破译了敌军所有情报，而敌军对于红军的情报却是一无所获。这是人类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情报战特例。

关于80多年前的那场长征，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诸如此类大的故事几乎已是尽人皆知，此乃一部宏大史诗的相关章节。《乌江引》所要呈现的是这部宏大史诗的“副歌”，是鲜为人知的另一个传奇。长征密码全新解密，由此为人们解开长征史诗的另一个“密码”。这部“副歌”的主角其实只有军委二局的三个人：局长曾希圣、破译科科长曹祥仁、破译科副科长邹毕光。毛泽东曾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长征密码情报战，这是一场“无形之战”。作为小说创作者，有了二局的大量解密文献，如何以文学的形式呈现那样一段秘史，此亦是一个考验我想象力的大难题。

《乌江引》是基于准确可考的史实而创作，这个题材给予我想象和虚构的空间其实是很小的。如果做成纪实类的非虚构体裁作品，倒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然而我决意要将这个题材做成具有文学纯度的长篇小说，一部在叙事形式上具有独特结构、视角、语感和节奏的小说文本，一个独具美学特质的“高级文本”。

所谓“高级文本”，必然要具有很讲究的叙事策略。譬如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我们似乎很少有人谈论其叙事之美。就叙事技巧而言，这部作品其实是比我们很多纪实类作品讲究得多，这也是我所欣赏的“高级文本”。

斯诺将陕北连绵不断的黄土高坡喻作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令人昏昏欲睡的长句。很多年前，我也曾在军校图书馆里抱着一本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英文

原著，昏昏欲睡地啃了很多日子。那时我也有幸读到了赛珍珠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地》英文原著，我至今依然认为赛珍珠也是为我们所低估的一个作家。《大地》写的是我们中国这片大地，而《乌江引》的故事也有“土地革命”这个大背景。母校的那座图书馆，给了我一个世界文学的大视野。小说风格固然可有很多种，但我更爱具有形式美感的作品。要为独特的内容找到一个独特的形式，甚至是最优形式。在我看来，一部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经典作品也理应具有形式的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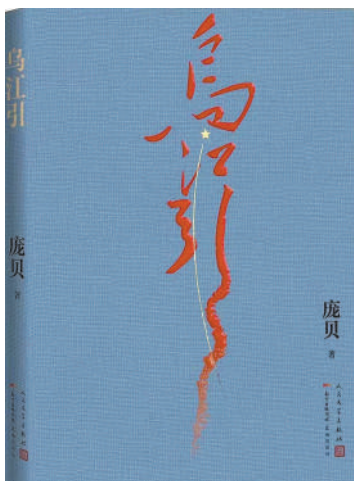
对于小说形式美感的注重，对于这种小说艺术现代性的感知，始于我多年的文学修炼，我有能力以小说的形式呈现这个传奇，有能力在纯粹的史实和虚构的想象之间建构一种新文体。那些传奇中的人物，他们也到了被更多人知晓的时候了。

于是就有了这部《乌江引》。我希望这是一个“高级文本”。就作品形式而言，我甚至也着力为《乌江引》营造一种整体结构上的节奏感。为此，我严格限定第一部《速写》约占全书四分之三的篇幅，第二部《侧影》约占四分之一。就叙事视角而言，我严格限定人物活动的“景深”：前景是曾、曹、邹这“破译三杰”，后景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袖，后者是以前者的视角出现。又如在叙事语言方面，我力求还原当时的语境。譬如，在海量的文献阅读中我发现，那时很多人在量词的使用上并非总用“个”字，他们不说“这个土豪”，而是说“这只土豪”。又如，彼时各级指战员他们在口语中并非非喊“政委”，而是“政治委员”。即令是在万万火急的危情时刻，他们也不用这简称。诸如此类的修辞细节，都是构成一个高品质文本的必要元素。我深知即便是处理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题材”，语言也依然应是小说品质的第一元素。

这是一次高难度的创作。党和军队领袖人物的出现，对于作者来说，就不只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从我工作室的窗口向东南方向眺望，不远处就是那个著名历史遗迹的所在。冥冥中的缘分，而今我与那座遗址都处于同一座岛上。近百年前的那个秋天，长篇小说《乌江引》（人民文学出版社、花城出版社2022年2月）中主人公的原型人物，那位名叫曾希圣的年轻人，他和其兄长就是一路南下来到这个长洲岛，来到这所黄埔军校。岂料后来风云突变，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及至1934年秋，主力红军被迫转移，黄埔四期的曾希圣已是中革军委二局局长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在“走夜路”，好在这支“夜行军”有照明引路的“灯笼”，这便是中革军委二局的破译情报。二局随时都要回党答中央和军委首长最为关切的问题：敌人在哪里？

回望那段遥远的历史，有时恍若有某种梦幻之感。梦幻中的夜行军，他们一次次绝处逢生，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走